

## 回忆

## 老家的枣树

◆樊希安

妹妹从老家来看我,带来了一提兜大枣,说这是从咱家树上新摘的。我吃了几颗,果然好吃,脆生生、甜滋滋。吃着枣,想起了老家的枣树。

我父亲是一个木匠,一生爱种树。儿时的记忆中,我家堂屋后的院子里,有十几棵树,其中四棵是枣树。年年开米粒一样的花,年年结枣,树干不是很高,也不粗,但很结实,铁一般颜色。枣树的贡献在果实,树干不成材,但做成各式工具、农具的把手,很结实耐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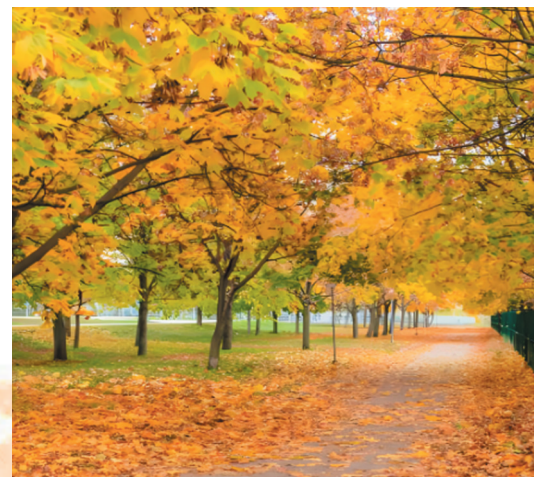
我小时爱爬树,枣树不高,可上去摘枣子吃。等长大了,才知道枣树是不需要上树摘的。大多数人家收枣,都是用木杆和竹竿去打。父亲说,枣树是不怕打的,越打越旺,第二年结枣更多。人们有一句话,有枣没枣打三竿,说明枣树上的枣确实是打下来的。

我家的四棵枣树,结的果实还不一样,有大有小,形状也不同。磨房前那棵树结的枣小,叫“灵枣”,不知是不是灵宝小枣的简称。最老的那棵枣树结的枣,叫“糠不蛋”,大些,吃起来酥口。我们家枣树上产的枣,除了自己食用,大部分送给了亲友邻里。鲜食外,还晾干了在过年过节时蒸馍使用。可以做枣糕,也可蒸枣山,变换各式花样,不仅好吃,也好看。在大馒头顶上镶一颗红枣,红艳艳的,一下子给馒头提了神。

枣树在农村不是家家有。邻居大山叔家院子大,种的枣树多,他家没安大门,枣熟季节,谁都可以摘,满院都是人,就像今天盛行的“采摘”。老族长万魁老爷爷家,后院有一棵大枣树,树龄很长,怕有几十年上百,结的枣很大,每颗像小孩拳头大。因为他家后院没有院墙,我们一些少年常去“偷”枣吃。树太高,竿够不着,就捡碎砖头往枣树上扔,扔一次掉下十多颗枣。每次听到动静,万魁老爷爷就拄着拐杖,从屋子的后门口出来,站着笑骂:哪个兔崽子又来偷枣了!却不追赶,任由人们捡了枣离去。后来发现那些扔枣的砖块,竟是万魁老爷爷提供的。他在没人的时候,拄着拐杖,把散落一地的砖块归拢后,放在打枣人应手的地方。由此,可见一个农村老汉的善良。

前些年我们家老院房屋翻修,原有的一些树,包括枣树都清理掉了。原来的风景没有了,枣树也成了我的记忆。几年前,我侄儿在前院栽了两棵枣树,现在的枣树品种好,挂果快,当年就结果了,繁盛得很,果实把枝干都压断了。我告诉他,这是他没有“压枣杆”的结果。为了不使枣树长得过高或“疯长”,我们老家过去每年春天都会“压枣杆”。“三月三,压枣杆”,每到这时候,我父亲都会用斧头,在枣树干下部砍几刀,使树干的营养不能过快地输送到上部,这是老辈人传下的常识。侄儿说,知道了,明年春天我压压枣杆。

枣树树枝上长有刺,我们老家叫“刺圪针”,扎到人也是很疼的。既有甜美的果实,又有自己的锋芒,这就是枣树的性格。



国庆节过后,幼儿园里飘满了小红旗的影子——孩子们画国旗、折灯笼,嘴里还念叨着“唱国歌,升国旗”。看着他们叽叽喳喳分享快乐的模样,我忽然发现:老师幼儿互动里,老师的及时反馈,就像给这些快乐的氛围加了一把糖,一句精准回应,能让孩子的表现从“开心”变成“更想分享”,让期待多了份被理解的温暖。

小班的诺诺举着自己画的图画跑过来,有点紧张地说:“老师,我画了五颗星星,可是有一颗歪了。”我没有直接说“没关系”,而是指着那几颗星星笑着问她:“你看,这四颗星星整整齐齐围着一颗,像不像我们班里小朋友手拉手?歪掉的那颗呀,说不定是想看看你旁边的灯笼画得怎么样,多可爱呀!”她听完眼睛一亮,立刻说:“对!我还要给它画个小笑脸!”说着就蹦蹦跳跳地回座位继续画画去了。原来,好的反馈不是回避“不完美”,而是

## 情怀

## “小回应”藏着师幼间的“大温暖”

◆张文娟

用孩子能懂的方式,把小遗憾变成小创意。

中班的孩子们在讨论“国庆节你干了什么”这个话题,浩浩站起来大声说:“我去看了天安门!我爸爸说那里的国旗最高!”其他孩子纷纷附和,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。我没有打断他们,而是顺着他们说:“哇,去天安门看最高的国旗,一定特别自豪!你感觉到没有,国旗升起来的时候随风飘舞,是不是特别壮观?”他用力点了点头:“我感受到了!看着国旗升起来,心里特别激动和幸福!”原来,好的反馈不是简单的“好呀”,而是给孩子一个“小任务”,

让他在完成过程中觉得自己被重视了,还能成为大家的“小信使”。

国庆节后的这些课堂小互动让我明白:老师的反馈从来不是“标准答案”,而是蹲下来和孩子一起交流,融入他们的群体,和他们同频共振。就如一句“这颗歪星星好可爱”,能支持孩子的创作热情;一句“国旗升起来的时候随风飘舞”,能鼓励孩子的分享欲望。这些藏在小细节里的小回应,不仅让度过节日重返校园的幼儿更开心,也让爱的教育在双向奔赴的温暖里,悄悄扎下了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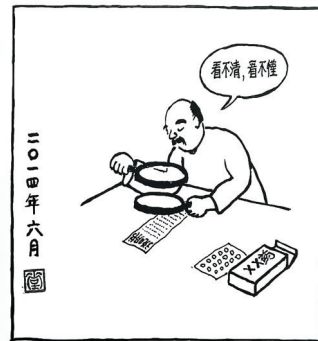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忻州市幼儿园教师)



莫嫌弃,都要走这一步!



无题



为难患者

刘银堂漫画作品

(之一)

## 随笔

## 陪母亲做饭

◆李美桦

对于小县城的上班族来说,午饭都很简单。下了班,往机关食堂赶,到家常餐馆点菜,在路边小吃店烫米粉煮面片,怎么方便怎么来。我呢,中午赶回家,陪母亲吃饭。

老人家80多岁了,还做饭呀?经常有同事这样问我,话语中满是羡慕。

是的。母亲年逾八旬,满头银发,身板硬朗,每年体检表上的指标都很正常。每天吃过早点,老人就提着袋子,迈着小碎步,匆匆往菜市场赶。兜兜转转,挑挑拣拣买好菜,就赶紧回家烧菜。一天的生活,就在母亲的小碎步中变得有滋有味。

母亲做的全是家常菜。猪肉鸡肉,腊肉香肠,豆腐鸡蛋,土豆莲藕,小瓜茄子……换着花样上桌。鱼虾海鲜一类的菜肴,母亲不会做,也吃不惯。对于自己的厨艺,母亲总认为潦潦草草,拿不上台面。但不管弄得好不好,回家有碗热乎乎的饭菜,总比在街上吃盒饭强。

我不喜欢到外面吃饭,这跟

吃惯了母亲做的饭菜有关。油坛肉是母亲自己做的,咸菜豆瓣泡菜、豆腐乳是她腌制的,汤圆和包子的馅,是她用花生芝麻紫苏加红糖用猪油炒的。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,比酒店大厨做得好吃多了。

母亲一天天老去,我心中的忧虑一天天滋长。当年,父亲在老家突发疾病离世,成了我人生中的一大憾事。可当我准备把母亲接进城,她总是一拖再拖。在城里吃根葱都得花钱,节俭了一辈子的母亲,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。再说,进了城无事可做,在家一刻也不肯闲着的母亲,怎么住得惯呢?最后打动母亲的,还是这个漂亮的借口:妈,我们没工夫做饭,你忍心让我们天天下面条吃食堂吗?

母亲进了城,厨房里就热闹起来了。有母亲操持,餐桌上总有三五个菜,碟碟碗碗,分量十足。和母亲吃饭有讲究,不能随便说什么东西好吃。母亲老是抱怨耳朵背,记性不好,但只要我说什么菜好吃,哪怕只是随口说

说,她就记住了,下一顿就把这道佳肴端出来。甚至,一连几天,桌上都有这道菜。

有时,我会带着亲戚或朋友回家蹭饭。听说有客人来,母亲忙着买肉买菜,忙前忙后弄一桌,炒的、炖的、煮的,几顿都吃不完。很多时候,我怕母亲累着,干脆不打招呼直接把客人带回家里。她还是忙着掏块油坛肉炒了应急,再不济也要炒几个鸡蛋端上来。

母亲没有来之前,得空我也下厨烧几个家常菜。有母亲操劳,我就把手艺藏起来了。这天家里要来客,我提出学着炒个肉,请大家尝尝。母亲很高兴,她早早煮了饭,做好其他菜,把肉和配料备齐,就等我来露一手。

我下班一进家,生火烧锅,灶火熊熊,油烟氤氲。肉刚下锅,身后就传来了母亲的声音:“你慌什么,油没烧开炒啥肉嘛!”

我回过身,发现母亲就在旁边注视着。母亲叹着气,急得只差接过锅铲亲自示范。老人的眼神,让我心里微微一震:在母亲的心目中,我们就是永远没长大的孩子呀!

肉端上桌,我对母亲说:“妈,你尝尝,怎么样?”母亲尝了尝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点点头说:“还是可以嘛!”